

飲冰室主人述

中國武士道之

高等小學及中學教科

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廿二日初版

定價大洋三角半



編述者

飲冰室主人

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廣智書局

印刷所

東京市京橋區弓町二十四番地
三協合資會社

寄售處

上海新民支店及
內地各大書坊
橫濱新民主社

中國之武士道 (全一冊)

蔣序

今人常有言曰。文明其精神。不可不野蠻。其體魄。余謂野蠻時代者。所以造成文明時代之作用也。若地球當太古之時。僅有荒荒植物之世界者。不知幾何年。此植物世界時代。孕育全地球之養氣。使之濃厚。又埋藏其植物之本質於地中。而爲石炭。假令地球無此若干年植物世界之時代。恐養氣不足於用。而石炭亦且無有其能造吾人今日文明之時代耶。然則吾人當未進人類而尙爲動物之時。角逐於山野。以力自衛。而此體力之養成。至今日尙獲收其效用。自世益文明。用力之事寡。體力遂日益柔薄。此可爲文明時代一大憂患之事。甚則或可至以體力漸銷。而人類竟至絕滅。此毫非過慮之言也。故近時學者。百計千方。時思所以維持此體力之道。若種種體操之事。與學科並重。甚哉養力之道。固若是其要也。惟我中國。自秦漢以來。日流文弱。簪纓之族。佔畢之士。或至終身袖手雍容。無一出力之時。以此遺傳。成爲天性。非特其體骨柔也。其

志氣亦脆薄而不武。萎靡而不剛。今日爲異族所憑陵。遂至無抵抗之力。不能自振起而處於劣敗之列。攷其最大之原因。未始不由於此。此尙武尙武之聲。所由日不絕不憂時者之口也。

彼日本崛起於數十年之間。今且戰勝世界一強國之俄羅斯。爲全球人所注目。而歐洲人攷其所以強盛之原因。咸曰由於其嚮所固有之武士道。而日本亦自解釋其性質剛強之元素曰武士道。武士道於是其國之人。咸以武士道爲國粹。今後益當保守而發達之。而數千年埋沒於海山數島間之武士道。遂至今日其榮光乃照耀於地球間。雖然此武士道者。寧於東洋爲日本所專有之一物哉。吾中國者。特有之而不知尊重。以至於銷滅而已。吾聞之也。凡有絕大之戰爭。往往賴有雄偉之文字。淋漓之詩歌。而後其印象日留於國民心目之間。否則不數年而黯晦消沈。以盡。故戰爭必伴文學。爲今時人所屢唱。蓋非文學則無以永戰爭之生命也。又豈特戰爭而已。凡社會中有超奇之事故。傑

特之人物。又必賴有所以紀念留傳者。而後融化其超奇傑特之氣。風於全社會中。漸漬積久而成爲一民族所有之特性。不然有奇行焉。而不彰。有特操焉。而不光。則無以激動社會之觀念。而人民將日返於昏庸陋劣之狀態。婆來士曰。阿。峩。蔑。農。之。前。雖。有。幾。多。之。勇。士。然。傳。彼。等。者。以。無。史。家。無。詩。人。無。新。聞。記。者。無。歌。者。無。泣。者。無。讚。者。而。遂。至。埋。沒。於。土。中。者。也。噫。吾。聞。之。而。悲。夫。吾。中國之陷於不武。其受病不亦猶是哉。沈沈數千年歷史之中。其可以發揚吾國人之武士道者。何限。今日而慕人之有武士道也。亦猶之仰給五金石炭之材料於外國。而不知吾國固所至皆鑛藏也。特不知開鑿而取用之耳。今飲冰主人之著是書。蓋欲發吾宗之家寶。以示子孫。今而後吾知吾國尙武之風。零落數千年。至是而將復活。而能振吾族於蕉賴凌夷之中。復一躍而登於榮顯之地。位以無貽祖宗之羞。其必有賴於是矣。

抑尤當進一言於此。余嘗病太史公傳游俠。其所取多借交報仇之人。而爲國

家之大俠缺焉。以爲太史公遭蠶室之禍。交游袖手坐視莫救。有激於此。故一發舒其憤懣。以爲號稱士大夫者。乃朱家郭解之不若。非真如墨家者流。欲以任俠敢死。變厲國風。而以此爲救天下之一道也。觀於墨子。重繭救宋。其急國家之難若此。大抵其道在重於赴公義。而關係於一身一家私恩私怨之報復者。蓋渺焉。此真俠之至大純而無私。公而不偏。而可爲千古任俠者之模範焉。夫報復私怨。殺仇敵而快心。此蠻野時代之風。任俠者固已恥之。若捐軀以報恩。此固爲任俠者所許。而可數爲任俠中道德之一種。雖然。吾以爲必有赴公義之精神。而次之。乃許其報私恩焉。不然。彼固日日欲赴公義。而適以所處之地位。有不能不報私恩之事。而後乃以報私恩名焉。要之所重乎武俠者。爲大俠母爲小俠。爲公武母爲私武。此母視吾言之徒涉乎理論焉。吾蓋深有見於中國之事實。而以此不可不亟辨別之一言也。吾南人焉。請言南方。夫南方鄉里之械聞。或爲田水。或爲墳墓。合一村一族之人而起塗膏血。捨性命。至殺傷

千百人而不悔。夫非不勇焉。惜乎其用之爲爭田水爭墳墓之一小故。若擴而大之。而爲保種族強國家之事。則全地球皆將仰吾人種之勇名。雖穆罕默德成吉思汗偉大之功業。又何難建設於吾人種之手。而又奚獨讓日本以武士道之名。使專美於地球也。抑吾邑諸暨。又請言其風俗。吾邑蓋居羣山中。於文字性不近。文風素劣於旁邑。而獨以强悍著稱。常人於襪邊多懷逕尺之利刃。一言睚眦。輒相見以血。錢糧多自完納。官不敢進其村。催索者甚多。或兩族相鬭。陳尸數百。各由其本族之宗祠給與死者之家屬。以錢兩造相殺傷。無報官者。若他人欲借以報仇。給死者錢。亦有定額。一言之下。數百千人可立集。故天下有事。則我邑必有與者。清初革命者數起。洪楊之變。則有包立身等。庚子之亂。亦釀教案。向嘗竊計以爲民風若此。文化非所期。然海內風雲。則正英雄之資也。及與之語國家大事。則茫然多不省。聽之若毫不足催其興味者。然又與之引而至於五十里百里之外。則膽小如鼷。竊竊思歸。其意氣與在鄉時大異。

於是乃知其不可用。夫吾雖僅言南方。僅言吾邑。然不過舉其知者言之耳。吾恐私聞勇公。鬪怯吾國人之性質。直無一不若是。夫世界日益進化者也。故人亦不可不隨之而進化。彼日本之武士道。當維新之時。既以之覆幕尊王。而用之於國家。至今日又發展其國力。與列強爭衡。而用之於境外。若夫南洋各島之土番。跳梁山林。出而噬人。豈曰不武。然而日本之用武焉。博美名。享榮譽。握東洋之霸權。而鞏國家之基礎。貽子孫以無疆之大業焉。而南洋各島之土番。號爲野蠻。名曰兇惡。而土地削奪。種族衰耗。同一用力。而有若是其大不同者。無他。亦其用之之道有大小焉而已。吾聞解剖英雄之性質者。其一條曰。凡英雄者。爲國家。爲社會而動者也。然則由是而推續之。爲國家。社會而不動者。非英雄也。不爲國家。社會而動者。亦非英雄也。我國人多爲國家。社會而不動。否則不爲國家。社會而動。是兩皆非英雄之道也。夫我同胞。號稱四萬萬。於人數居全地球種族中第一位。宜乎握全地球第一之權力矣。然我人種。非但不

能握全地球第一之權力也。異族列強得統轄吾之土地而鞭箠吾之人民。而我人種。佻佻倪倪。俯首帖耳。不稍自恥。奮怒於厥心而思振起。而徒用其武力於一身一家一鄉一邑之事。如蟻之聞於隙中。不知有天地之大。其智識曾不過高出南洋各島之士番一等也。如是而欲不爲人之所弱亦難矣。昔孟子告齊宣王以好大勇無好小勇。吾亦欲以是言進於吾人之前。夫是以惓惓焉獨置辨於此。而欲擴張我國人尙武之範圍而大之。誠審是意而讀是書。取古人武勇之精神。因時勢而善用之。其於提唱尙武者之心。必蓋有合矣。

甲辰仲冬蔣智由識於日本之東京

楊叙

新會梁氏撰中國之武士道一書既成。且自爲之叙。以示楊度。楊度曰。子之命是書爲中國之武士道也。豈非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乎。其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也。豈非以武士道之名。雖日本所有而中國所無。然以云武士。則惟日本以爲藩士之專稱。以云武士道。則實不僅爲武士獨守之道。凡日本之人。蓋無不宗斯道者。此其道與西洋各國所謂人道 *Humanity* 者。本無以異。西人以此問題競爭戰鬥而死者。史不可勝述。惟其名不如武士道之名。有輕死尙俠之意焉。中國古昔雖無此名。而有其實。則假彼通用之名詞。以表揚吾民族固有之天性。固無不可也。雖然。合二國之歷史比較而觀之。此中有一大問題焉。乃日本之武士道。垂千百年。而愈久愈烈。至今不衰。其結果所成者。於內則致維新革命之功。於外則拒蒙古。勝中國。併朝鮮。仆強俄。赫然爲世界第一等國。若吾中國之所謂武士道。則自漢以後。即已氣風歇滅。愈積愈懦。其結果所成者。於

內則數千年來。霸者迭出。此起彼仆。人民之權利。任其剗削。任其壓制。而無絲毫抵抗之力。於外則五胡入而擾之。遼金入而擾之。蒙古滿洲入而主我。一遇外敵。交鋒即敗。至今歐美各國。合而圖我。人爲刀俎。我爲魚肉。國民昧昧冥冥。知之者不敢呻吟。不知者莫知痛苦。柔弱脆懦。至於此極。比之日本。適爲反對。一則古微而今盛。一則古有而今無。現象之相反如此。此其故何哉。梁氏之論中國也。曰。專制政體之故。楊度曰。豈獨政治。蓋亦學術之異。有以使之然者矣。夫日本本無固有之學術。自與中國交通以後。乃以中國之學爲學。直接而傳中國之儒教。間接而傳印度之佛教。舉國中。人無能出此二教之範圍者。夫此二教者。其義相反。而其用有相足者。何以言之。孔子之道。專主現世主義。諄諄於子臣弟友之節。仁義禮智之道。經傳所載。惟於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關係。反復言之。而於有生以前。既生以後。皆不過問。故曰。未知生焉知死。又曰。吾欲言死有知乎。恐孝子順孫。妨生以事死。吾欲言死無知乎。恐不孝之子。棄其父。

母而不葬。故惟言朝聞道可以夕死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以此數語爲其教戒而已矣。蓋儒教對於生死問題。乃以局外國而嚴守中立者也。其切於人事之用。而不使人探索於空虛。自非他教所能及。故有謂儒教爲非宗教者。若夫佛教則不然。釋迦本以此死生問題。棄其王子之位。三衣一鉢。入山學道。彼時觀天地念無常。觀山川念無常。觀萬物形體念無常。經十二年。而一旦於菩提樹下。豁然大悟。其後廣說妙法。普濟衆生。皆無不準此問題。以爲濟渡。以三界爲火宅。以此身爲毒蛇。特立十二因緣。以明生老病死因果環復。苦業無窮。而以滅去無明。免此生死爲唯一之手段。以爲身者衆苦之本。禍患之源。又以生死皆由于心。若心滅則生死皆滅。龍樹諸人繹之。亦謂所有一切法。皆是老死相。終不見一法離生死有住。皆對於生死問題。而力求其寂滅者也。此與儒教教義實爲大相反對。而日本學之。則反能得二者之長。而相輔相助。以了人生之義務。故其人於成仁取義之大節。類能了達生死。捐軀致命以赴之。

故楠正成之將赴難於湊川也。詣明極楚俊禪師而問以死生交謝之際。禪師答曰。截斷兩頭。當中一劍。而正成遂死。新田義貞之將死國也。以書遺子孫曰。進亦非死。退亦非生。死生終必有期。譬如由晝入夜。由夜入晝。其徹悟通達如此。故能輕棄其學佛之軀殼。以保全其學儒之精神。西鄉福澤之流。皆遵此道。以成一世之偉人者也。吉田松陰有言道。盡心安便是死所。乃諸人所共同之心得矣。故山岡鐵舟之論武士道曰。武士道之要素有四。一報父母之恩。二報衆生之恩。三報國家之恩。四報三寶之恩。三寶者。佛法僧也。而行此武士道無他義焉。一言以蔽之。至誠無我而已。由此觀之。則日本之所謂武士道者。實儒實佛。非儒非佛。幾於參合融化。兩取其長。而別成一道矣。然其學儒之弊。不至文柔不振。而流於朝鮮。學佛之弊。不至虛寂無用。而流於印度。此必非拘守一家之說者。可以期此美果者也。而儒教之中。於孔孟以後。獨宗陽明。更以知行合一之說策其以身殉道之情。此又於儒術派別之宗尚。亦有以異於我國。擇

術既異。收效自殊。此皆其武士道成立之原素。而日本所以致霸於東洋者也。由是反而觀於我國。則戰國以前學術繁盛。未定一尊。人各鼓其聰明才智。以自獻於社會。故其時實行之力。亦甚強毅。學道之士。心有所識。身必赴之。雖殺身冒死不顧焉。故中國之武士道。於彼時甚爲發達。及乎劉漢之世。罷黜百家。獨宗儒術。其後歷代霸者。利其便己。皆因襲之。專以儒教爲其國教。其間宋儒程朱之儔。稍變面目。雖不如陽明之即知即行。勇敢能任。然於孔子之義。無大背焉。夫以儒教之專。重現世主義。言生而不言死。切事近情。教人以求仁之術。使中國而果於數千年中。實行孔子之道。以至於今。則雖不能以雜霸武功。與今世列強爭雄於地球之上。亦豈不能使彬彬禮義爲東方君子之國乎。無如自漢以來。所謂尊崇儒教者。不過表面上欺人之詞。而其實則所行者。非儒教。而楊朱之教也。世之學者。皆謂楊朱祖述老聃。然老聃之道。廣漠無涯。範圍至大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陰謀。皆自此出。楊朱之學。不足與比肩也。莊子則固儒

教之達人。畧文而從質者。其論生死曰。方生方死。方死方生。又曰。死者。上無君。下無臣。亦無四時。從然而以天地爲春秋。雖南面王。遂不能過。此齊物論之旨。其意有所寄也。若列子。則主萬物一體者。其言曰。死者。人生至樂之大者也。大哉乎死。君子息。小人伏。善哉。古之有死也。仁者息。不肖者伏。夫莊子以貴賤論。可以警富貴之偷生者。列子以君子小人論。以爲同有一死。則君子何必爲善。小人何必不爲惡。此於勸世之道。無所當矣。然未如楊朱之甚也。楊朱之言曰。百年者。壽命之大者也。雖然。達於百年者。於千人無一人焉。又曰。人之生者。奚爲哉。奚樂哉。曰。鮮衣厚食之爲爾。聲音美色之爲耳。又曰。萬物所異者。生也。所同者。死也。生則有賢愚貴人。所以異也。死則有臭腐消滅。是所同也。又曰。十年亦死。百年亦死。仁聖亦死。凶愚亦死。生則堯舜。死則腐骨。生則桀紂。死則腐骨。一矣。孰知其異。且趣當生。奚遑死後。高橋五郎論之。謂是皆絕望之語。陷於自暴自棄。流于放情縱慾。嗚呼。推楊朱之罪。則亦何止於此。夫楊朱所持者。亦現

世主義也。然於現世之中。不勉爲人生。應盡之道。而徒以鮮衣厚食。聲音美色。爲樂。至教人不爲仁聖。而爲凶愚。不爲堯舜。而爲桀紂。苟偷俄頃之歡娛。以待一死之臭腐。生前死後。之是非毀譽。皆所不顧。此與孔子所持之現世主義。有大相反對。如水火不能相容者。此直人道之公敵。而不僅爲孔教之仇讐也。然惟其與孔教所持。皆爲現世主義。則凡孔教之徒。既不能以佛教之理。了解死生問題。而惟於現世之中。日用尋常之事。兢兢業業。惟恐失墜。則必遇事遇物。皆爲一身苦惱之緣。於是楊朱之說。得以乘間抵隙。入而據之。學孔子則甚難。而學楊朱則甚易。學孔子則甚苦。而學楊朱則甚樂。人情莫不惡難而喜易。避苦而趨樂。於是我躬不閱。遑恤我後。遂爲中國普通社會之思想。至今日而國事之危。有如累卵。舉國上下。人盡知之。無論若何頑固之徒。未有實信今日之中國爲太平無事者。然知之而遂心焉憂之。謀所以挽救之者。舉國中無幾人焉。自公卿大夫士。以至于庶人。日孜孜於社會。以謀其鮮衣厚食。聲音美色之